**渐行渐远的高中记忆**

**——谨以此献给我的母校南京金陵中学**

2015年初夏，为探望重病的弟弟，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南京，那个装满儿时回忆、常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。我所住的中山大厦紧邻着我的母校——南京金陵中学（原南京十中）。

一天有空闲，我想去看看母校，于是信步走到学校门口。门卫听说我是老校友，非常热情地让我进校参观。这是我1960年高中毕业迈出学校大门后，时隔55年再次踏进母校啊！

因是休息日，校园很清静，举目四望，依稀记忆中的老屋和校园环境都变化很大。从前我最爱去的图书馆、体育馆经过改扩建焕然一新，那座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钟楼依旧还是那样令人肃然起敬，新建的科学馆、汇贤楼、汇智楼等建筑，更彰显出母校崇尚知识、严谨务实的校风。我边走边看，脑海里回忆起沉寂多年的高中往事。

我是1957年至1960年在这里度过高中时光的，那时叫南京十中。我们1960年这一届毕业生，与之前和之后的毕业生相比，有着非常特殊的命运和经历。

1957年我们刚进学校不久，就遇上多事之秋。学校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“反右”运动，揭发和批判老师“反党”言行的大字报贴满了教学楼外墙和人行道两侧。就连我认为上课讲得最好、对我们最和善的老师，也受到了无情批判。还有一些学校培养的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学生也被揭发，批判他们“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”。“反右”使学校政治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，老师们显得沉闷和压抑。但在课堂上，他们仍是孜孜不倦地给学生们讲授知识。看着刚还在看批判自己的大字报、转身却在课堂上淡定从容讲课的这些老师，初次经受这种政治风暴的我感到迷惘和不解。此后，学校加强贯彻阶级路线，学生的家庭成分也显得更加重要起来。像我这样家庭成分不是很好的学生，也开始感到压抑，对未来和理想也不敢妄想和高攀了。

1958年全国开始了“大跃进”运动。为了响应大炼钢铁的号召，学校在操场上垒起了“土高炉”，师生们从家里收罗出废铜烂铁，甚至在使用的锅盆，丢进“土高炉”里炼钢铁，但一块合格的钢铁也没有炼出来。农村的“大跃进”运动使粮食产量浮夸越来越离谱，一亩稻谷产量高达十多万斤！当时，这还确实让像我这样尚不能分清常识与荒唐的城里青年惊喜万分。那时候要求学生“又红又专”，“红”是第一位的，劳动成为“红”的最重要标志。学校不时地停课，组织学生去农村、去工厂劳动，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。我当时被安排从学校推粪车送到郊区农村，还到汽车制造厂挖土抬石。

1959年全国又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困难，粮食短缺甚至出现大范围饥荒。我们这些临近毕业的高中生，又要学习又要劳动，体能消耗很大，并正值长身体的时候，得不到足够营养，常饿肚子，但仍坚持学习。在这样困难的日子，学校对学生“德、智、体”全面发展仍抓得很紧，学习风气仍很浓厚，体育和课外活动也很活跃。当时，我还成为校排球队和乒乓球队的成员呢，要知道，南京十中当时可是全国体育红旗学校哦！

1960年，我们进入了高中学习冲刺阶段。毕业班的任教老师都是经验丰富、学识渊博、责任心很强的老教师，同学之间也非常团结友爱、互帮互助。记得当时我因故休学近两个月，复课后，自己对毕业和高考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了，但老师和同学们没有放弃我。老师不断鼓励我、用休息时间辅导我，同学们也轮流挤出宝贵时间帮我补习落下的功课。最终我顺利通过了毕业会考，还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。至今想起还让我心存感激！我为自己能进入南京十中就读而感到非常自豪！

刚毕业的我，为了尽快挣够上大学的路费，匆忙告别母校就去干临工，甚至没来得及向老师和同学说声再见。记得干一天临工能挣到八角钱。当我终于挣齐路费，挤上塞得满满当当的北上列车，驶往我念大学的遥远城市时，那段磨难不断、快乐与惆怅并存的三年高中生活，似乎就这样随着滚滚的车轮渐渐远去，没有留恋、没有不舍，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，只带着一丝对未来的期许与彷徨。

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，暮然回首，我才深感那段青葱般的高中三年，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、最宝贵、最美好的时光。

钱志雄（1960届校友）

2016年中秋于重庆